



回婆家坐在沙发上,扭头看右边的茶几,茶几上放着多功能充电器,好几台手机同时在那里充电。突然间有点若有所失,想起以前,婆婆还在的时候,茶几上有一台电话座机,座机旁放着一本通讯录,通讯录米灰色,半本书般大小,上面是印刷体“工作手册”,像是某个会议或者单位发的。通讯录被翻得边角都卷了起来,颜色已经泛黄,摸起来又腻又塌,纸张软软薄薄,翻动时,稍不留神,就软嘟嘟地抛开了。

那个时候有很多这样的通讯录,有的跟火柴盒般大小,属于随身携带的那种,它们的外面有塑料封皮,里面的内衬有墨绿或大红颜色。翻开,书写的字迹大都娟秀斯文,字写得如米粒般大小,依次而写的是人物、地址、门牌、电话,清清爽爽,极有层次。还有的通讯录是小连环画般的格式,翻阅比较方便,不过通讯录的纸张大多软薄脆脆,用不了多久,卷吧卷吧就成了自来旧。

我爸爸妈妈的通讯录的外皮是黑色塑胶,里面写着七姑八姨等亲朋好友的地址与电话,且有不断修改的痕迹,新的笔迹盖住了旧的,涂涂改改,十分



镜像外滩 (摄影) 申 然 作

一转眼,我在上海已居住多年了。我于千禧年之后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,第一站落脚在闵行龙柏地区黄桦路。稍事安顿,我便开始探寻住所的附近。红松路、白樟路、青杉路……我的第一个发现,是这里的道路多以各色树木为名,给人以在彩色森林中穿行的感觉。诗意的路名让我对龙柏地区的好感油然而生。我探寻的脚步越走越远,从动迁安置小区龙柏新村到新建的商品房小区,最后越过虹桥路进入长宁来到龙柏饭店——那里曾经属于龙柏地区。龙柏饭店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建造的第一家高档涉外宾馆,主要设计者是原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。在那里,我遇见

繁忙。用笔的颜色也不一样,钢笔墨水后面是圆珠笔的划痕,圆珠笔漏油的,就渗开晕染了周围。有的地方,显示出无法回头的年代感,比如妈妈会在某个电话后面备注“请秦师母叫一声”,显然那是

通讯录

王丽萍

公用电话了。爸爸的老战友朱叔叔,是跟爸爸一起参加过抗美援朝的,属于生死相交的战斗友谊。爸爸会单独给他一页通讯录,写着他的名字、他夫人江阿姨的名字,再是地址、邮编、电话,下面两行还有他儿子的地址和电话。爸爸说,万一以后有什么事儿,找不到他们,找他们儿子也可以……不过塑胶的通讯录有个很大的缺点,就是封皮容易裂开,一裂开就散发出一股胶鞋脱胶的气息,摸上去黏之疙瘩,每回合上,就要去洗手,一边再三叮咛父母要换本新的,可他们一直不肯换掉旧旧的通讯录。如果有谁搬家了,通讯录上还会提示,通常搬家多、地址更换多,且电话号码多的人,说明他发展好进步快。

记得有一天,我看见父亲趴在书桌边,身子弯得很厉害,像要贴近了桌子一边,我上前一看,只见他在某个叔叔的名字上标

黑色框框。爸爸说,人走了,我就在心里纪念一下。话说回来,婆婆还健在的时候,大年三十我们就围坐沙发一圈,看春晚热热闹闹地开场。婆婆则搬个靠椅端坐在茶几边,那是她的专位。她翻动着通讯录,我们知道她要给通讯录上的朋友打电话了。这么一来,电视机的音量不得不调低,大家互相对望一下,想说什么,又不好说什么。

婆婆年纪大起来的标志,就是讲电话时非常大声,而她自己完全不知道。她会左手举着通讯录,头微微上扬,右手拿着话筒,声调很高,目光向前,好像她的朋友近在眼前:老陈吧?提前给你拜年啦,新年好啊!

她的电话一般要打好久,反反复复说的也就是晚上吃了什么,孩子们没回来,身体怎么样等等;她说再见再见的时候,我们互望一眼,终于啊,松出一口气,想着能把春晚的相声节目听个清爽明白了。偏偏婆婆这个电话讲完,那个电话又开始了。她继续她的洪亮嗓音,身体后仰,笑得灿烂明媚:老王啊,新年好啊!

我们说你歇歇呀,婆婆说不要不要,然后翻动着通讯录,继续打,有的时候,打过去,明显不对,她很较真,再三问人家:你是谁啊?我找老梅啊。对方说你打错了,婆婆很坚持:我就找老梅啊!我们连忙走到她身边帮她看看,果然,她老朋友的电话下面,又密密麻麻写了一串新的,我们替她挂掉电话后,让她再打最新的试试看。婆婆很认真地一下一下拨着电话,神态专注,表情严肃,认认真真的样子,直到听见对方是老朋友的声音,婆婆

这棵没心没肺的树,是被雷劈空的。只靠着半边树皮,竟活了下来。不知活了几百年了,更不知还会活几个几百年。

抬头望,只见它枝繁叶茂,风华正茂。往下看,只见它瘦骨嶙峋,伤痕累累。

苍老与青春同框,伤残与秀美共舞。是为了放飞一头的青绿,而硬撑着不朽的老躯吗?是为了回报顽强的坚



我一退休就堕落了,很少写东西了。每天上午,吸烟喝茶的同时,撕开快递纸箱,毛笔数言片语。拍照发圈,随即涂满。累积一摞乱字纸箱,送往废品店,换得一餐早点钱。至于所写,全如风吹柳絮,片痕难觅了。

不过方才刷屏,见散文家陈嘉瑞创建的“性灵慧语”栏目,辑录了一组圈友趣话,其中有我纸箱上所涂的两条,我却早忘了:

“早上能醒来,能亲自来起床洗漱饮茶吃早点,挺好。醒不来呢?也好。”“烟乃哲学意象,地表上的一切,都将化烟作尘。烟者,仙草之魂也,阆苑之魄也。坐案品烟,呵气成云,吞吐宇宙也。”

不正能量是吧?本可逻辑延展一篇小品文的,懒散而未竟。

日前读一文,赞美某古稀作家两年一部厚书,某望百之岁创作不息,惊叹之余复觉可哀。顺应季节,戒贪忌占,不失明智。老妪抹口红,衰翁飞媚眼,着实自信,然而有碍观瞻,甚或讨人嫌。作家到了一定年岁,不写了,抑或少写点儿,应也是一种慈怀呢。

季节真叫厉害,

边看边聊

长叹一句,慢慢将这个电话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,她的嗓音透亮辽阔,在夜色里滑行,如钢琴般清脆。

我细细看那本通讯录,里面的格式非常工整。人名,地名,邮编,区号,分门别类。显然,婆婆一本通讯录是不够的,所以重要的电话被她写在面前的挂历上、台历前,有些干脆被压在玻璃台板下了。后来,婆婆走了。再后来,家里也不用座机了。那些老人家的通讯录现在都被放在抽屉或者储物箱里了,手机通讯录取代了一切。可一想到那些密密麻麻地写着亲朋好友地址、名字的通讯录,摸着那些泛黄的又腻又软的一页一页历史,我依旧会被那多情的一笔一画而深深打动……

那些过往的通讯录的背后,都有一颗温柔的心。

空心树

蔡 旭

守,而迸发出生命的奇迹吗?也许是,也许不完全是。也许更因了没心没肺呀。

不理会雷刀电剑,不在乎风吹雨打,不顾容颜值残缺,不担心冷嘲热讽……只要一息尚存,就要活下去。就要活出自己的心愿,活出自己的风采。是的,甚至连它的心都没有了。但它有的是,完好的心态。

由它咬吧

方英文

暖气一停,卧室里就嗡嗡一只蚊子来。蚊子个头小,小得往往看不见,却分外闹心烦人。静静循其声,终于目光逮住,见其降落墙壁。抬手缓缓靠近——担心拍污了白墙,便抽纸贴掌。终究戒杀,因为这蚊子,也毕竟是春暖花开的见证啊。

夜里睡得很踏实,未被蚊子叮咬抗醒。看来是雄蚊子,餐风饮露类,自有空气里的微生物供养,用不着人血的。只是它去哪了?环顾空间,未见踪影。

自媒体披露有孤独老人,子女很成功,留居国外某某院士。若以养儿防老说,倒不如招几只蚊子来当宠物,嗡嗡喻如丝竹之音,聊驱寂寞。事情不大,却也难办,因为老年人皮肤如老树皮,皱密褶厚,雌蚊叮不进的;雌蚊不来,雄蚊大约也没兴致跟进。

招惹蚊子意味着青春鲜嫩,意味着水多草茂。我的童年是在小河边与田埂上度过的。春夏之交蚊子无数,大人吩咐孩子去坡上割些黄

蒿回来。日头落山之际,将黄蒿放入火塘,混合了柴草焰烟熏蚊子。焰前紧闭门窗,人到室外拉闲话,看月亮初升。过一会儿开门进屋,烟浓如稠,苦味呛得人直咳嗽。只是睡到后半夜,一些未被熏死的蚊子苏醒过来,开始了叮咬事业。

村小的王老师不到三十岁死了丈夫,带一个孩子生活甚难。热心人撮合她跟一个复员军人,小她六岁的李骆驼成家。王老师吃的商品粮,每月定时领工资,却屈就泥腿子丈夫,常叹人生挫败。就提出离婚。李骆驼想了很久,竟端直答应了,“明天就去办吧。”

那是个仲夏夜,由于没心情,就疏忽了焰蚊子。王老师拿个蒲扇不住地给孩子扇蚊子,另只手则啪啪地拍打腮上腿上的蚊子。李骆驼却安静得出奇,死人般动也不动。

“睡着了?”
“没有。”
“蚊子不咬你?你肉是苦的!”
“一直咬着呢。”
“咋不打呢?”
“蚊子么,饭量又不大,咬饱了我,就不咬你和娃了。”第二天就没去离婚。不久生了一个闺女,长得很疼人,日后成了市电视台主持人。



称,世人又称之为“天灯”。电灯传到上海,还有一段插曲,当时的清政府上海地方官员思想保守,海关道郑观察认为“电灯电灯,设有不测,焚屋伤人,无法可救”,竟通知英租界的华商“禁止电灯,以免不测”。还在报纸上发布通告,禁止使用电灯。第一盏路灯出现一年后,上述的偏见得到改观,黄式权在《淞南梦影录》里说:“后知其有利无害,其禁遂开。近日沿浦路旁,遍设电灯,以代地火之用,而戏院,烟室,茗寮,更无不皎洁当空,清光璀璨。入其门者,但觉火凤擎天,普照长春之国,烛龙吐焰,恍游不夜之城。”

1892年英租界工部局建造发电厂,将装置路灯列入市政建设的一项重要项目。此事很快受到上海县城官方的关注。1896年5月,上海县成立南市马路工程局,清理自方浜口至陆家浜的黄浦江滩,至翌年11月27日建成一条长804丈、宽3丈的马路,即今中山南路。1898年1月,由江海关道宪蔡和甫与上海知县黄爱棠议定,从官库中拨银4000两,交由南市马路工程局经办,在新辟的马路上安装了30盏路灯。同年1月22日路灯落成,这是当时上海华界最早的路灯。傍晚时分开动机器,“电光大效,力衡四达”“照耀通明,如同白昼”,轰动一时。

为了这30盏路灯,南市开始有了国人自办的第一个发电厂。这个发电厂十年后扩建成商办内地电灯公司,1918年,这个公司又与华商电气公司合并。新中国成立后,改称南市电力公司,后又成为南市发电厂。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后,这个发电厂的高烟囪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,它就是半淞园路畔的当代艺术博物馆。